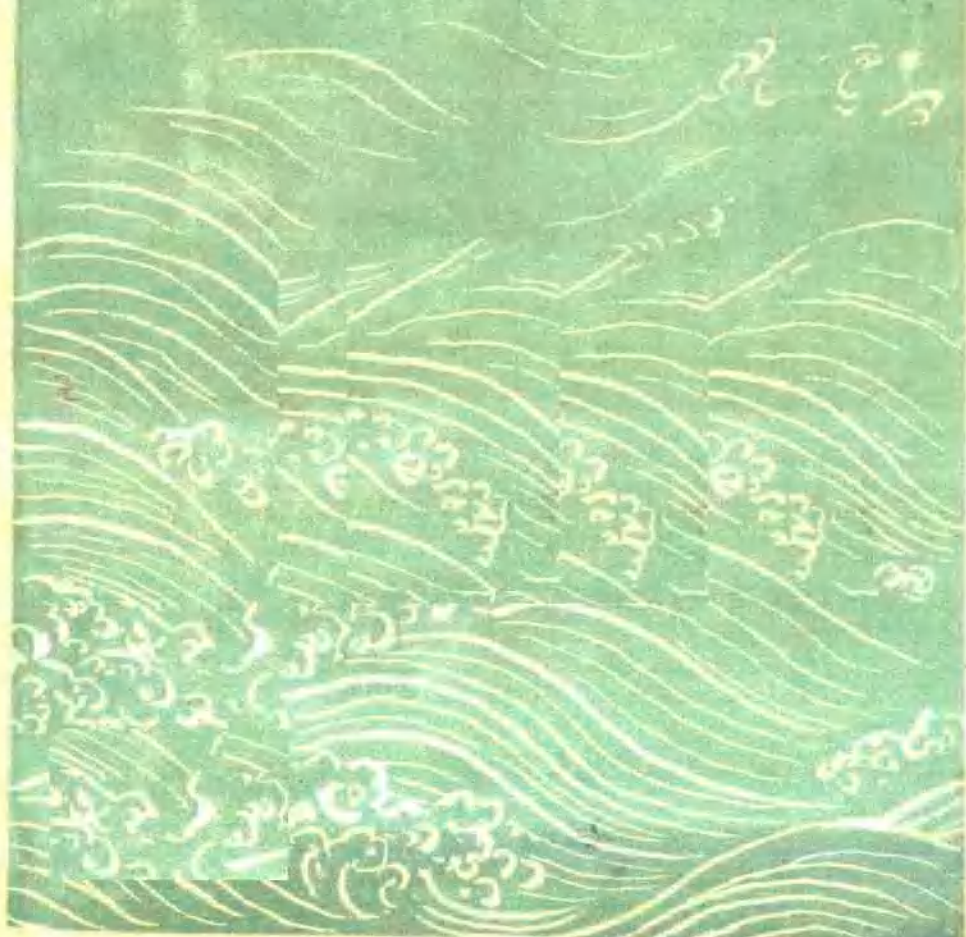


集 遠 迅 魯



魯 迅 选 集

下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 下卷目次

未有天才之前.....	1
論雷峯塔的倒掉.....	5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7
春末閑談.....	11
灯下漫筆.....	15
論睜了眼看.....	22
論“費厄泼賴”應該緩行.....	26
隨感录三十五.....	33
隨感录四十.....	35
隨感录五十七 現在的屠殺者.....	37
隨感录五十九 “聖武”.....	38
隨感录六十一 不滿.....	41
隨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43
隨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44
戰士和蒼蠅.....	45
雜感.....	46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48

学界的三魂.....	56
一点比喻.....	59
无花的蔷薇.....	62
无花的蔷薇之二.....	67
“死地”.....	71
纪念刘和珍君.....	73
革命时代的文学.....	78
略谈香港.....	84
再谈香港.....	91
革命文学.....	98
卢梭和胃口.....	100
文学和出汗.....	108
怎么写.....	105
在鐘楼上.....	112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务.....	120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21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論者.....	138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41
“好政府主义”.....	146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48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驅的血.....	150
黑暗中国的艺术界的现状.....	152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56

“友邦惊詫”論·····	165
我們不再受騙了·····	167
論“第三种人”·····	170
为了忘却的記念·····	174
又論“第三种人”·····	188
答楊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187
从諷刺到幽默·····	194
从幽默到正經·····	196
“光明所到·····”·····	198
言論自由的界限·····	200
新藥·····	202
保留·····	204
夜頌·····	206
二丑艺术·····	208
“抄靶子”·····	210
华德保粹优劣論·····	212
华德焚書异同論·····	214
“中国文坛的悲觀”·····	216
帮閑法发隱·····	218
登龙术拾遺·····	220
由聋而哑·····	222
电影的教訓·····	224
看变戏法·····	226

女人未必多說謊	228
漫罵	230
小品文的生机	232
論泰理齋夫人事	234
“徹底”的底子	236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238
答国际文学社問	245
論“旧形式的采用”	247
拿来主义	250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253
臉譜臆測	255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257
病后杂谈	263
論諷刺	273
什么是“諷刺”?	275
从帮忙到扯淡	277
“題未定”草(一至三)	279
写于深夜里	287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98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301
注释	305

##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 Alps 山<sup>1</sup>，说，“我比 Alps 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限，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

要他灭亡，連預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來說：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sup>2</sup>。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講国故了，他們說，“中国自有許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拾出祖宗來說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馬褂未曾洗净迭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于青年，却自有他們的活学問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絕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我們和古董商人談天，他自自然总称贊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罵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說是忘記了祖宗，他实在比許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創作”<sup>3</sup>。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調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調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絕的。許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經厌听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么譯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談彼得和約翰就生厌，定須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創作家出来了，从实說，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譯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讀者却已为他所牢籠了，于是眼界便漸漸的狭小，几乎要縮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讀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拾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



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象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谈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谈而谈，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无泥土，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

閑，說來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較胜于戕賊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堅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過事在人為，比空等天賦的天才有把握。這一點，是泥土的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報酬，譬如好花從泥土里出來，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賞鑒，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賞鑒，正不必花卉自身，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當作泥土也有靈魂的說。

## 論雷峯塔的倒掉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sup>1</sup>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眼。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了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满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sup>2</sup>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是钱王的

兒子造的<sup>5</sup>。那么，里面当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証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應該只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大約是怀着嫉妒罷，——那簡直是一定的。

听说，后来玉皇大帝<sup>6</sup>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終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現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誹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滿意，因为“水滿金山”一案，的确應該由法海負責；他实在办得很不錯的。只可惜我那时沒有打听这話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間的傳說罷。

秋高稻熟时节，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后，無論取那一只，揭開背壳来，里面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們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禪师躲在蟹壳里。現在却只有这位老禪师独自靜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么？

活該。

1924年10月28日。

##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从崇軒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輪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象一个紳士,但本来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来装潢。

我們中国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沈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鐘”“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sup>1</sup>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閻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經”<sup>2</sup>,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頗不习見,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痛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卢梭，斯密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sup>3</sup>，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但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sup>4</sup>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刊》）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sup>5</sup>。何乐而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 not 骂，于是乎儼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筒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

他們似的瘋子决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幾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於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却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蠻狄<sup>6</sup>早到過中原，五胡<sup>7</sup>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洲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sup>8</sup>。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着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諺，但我們一翻歷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志，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後，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里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么？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着。

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sup>9</sup>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於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志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却難於知道加害的

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於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却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為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峰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麼？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竊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據為己有的陰兆者是竊盜，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陰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1925年2月6日。



## 春末閑談

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記起故乡的細腰蜂<sup>1</sup>。那时候大約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鉄黑色的細腰蜂就在桑树間或牆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啣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終于乏力，被啣着騰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輩們开导我，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說的果蠃，純雌无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象我象我”，經過若干日，——我記不清了，大約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細腰蜂了，所以《詩經》里說：“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們沒有提。我記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經立过异說，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給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采用此說，还道是拉去做女兒。我們为存留天地間的美談起見，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見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將慈母教女，滿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轉抗拒，則活象一个不識好歹的毛鴉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講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給我們許多惊奇，但也攪坏了我們許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sup>2</sup>仔細观察之后，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証实了。